

北京奥运圣火采集最高女祭司曾是影后

她是希腊成功的舞蹈家、戏剧演员、电影和电视演员……不过现在,她为全世界所熟悉的身份是第29届北京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最高女祭司。

气质出众的娜芙普利都正像一个从远古款款而来的女神。3月24日中午12点,采火仪式将在古奥林匹亚遗址的赫拉神庙前举行,娜芙普利都将和众女祭司在神坛前围成圆圈,循着鼓点,翩翩起舞……



希腊奥委会提供的娜芙普利都的证件照片 新华社发

圣火之舞

2月27日,希腊奥委会决定,由希腊女演员玛利亚·娜芙普利都担任第29届北京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最高女祭司;3月24日中午12点,采火仪式将在古奥林匹亚遗址的赫拉神庙前举行。最高女祭司和众女祭司在神坛前围成圆圈,循着鼓点,翩翩起舞。最高女祭司向太阳神阿波罗祈祷,她会根据当时的天气、云彩等情况,选择最佳时机将手中的取火炬对准放在神坛前的取火器上,用凹面镜聚焦太阳光点燃。

祭司们继续跳着古老的宗教舞蹈,将圣火护送到奥林匹亚竞技场。最高女祭司在竞技场入口处点燃第一名火炬手中的火炬,同时也将橄榄枝传递给他,从而开始真正的火炬传递。

3月30日下午3点,在希腊境内传递完毕的圣火将运抵位于雅典市中心的1896年首届现代奥运会会场,希腊

奥委会在此举行仪式并将圣火传递给北京奥组委。圣火由此漫游全球,历时130天,行程13.7万公里,路线包括135个城市和地区,其中中国境外22个,境内113个,并将登上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

这是一场动员了全人类的浩大工程,在有氧气支持燃烧的空间中做最大伸展;同时,这也是一项沿着时间的坐标轴纵向延伸的活动,它的上古源头是普罗米修斯从宙斯手中偷得赠送给人类的火种。

进一步用放大镜来聚焦现代奥运会的时间轴,自从1936年开始在希腊奥林匹亚为柏林奥运会举行圣火采集仪式以来,共有9位希腊女演员担任夏季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的最高祭司。娜芙普利都是其中的第9位。

神圣的奥运之火在这些女子间进行着富于人情味的另一种意义上的传递,师父到徒弟,朋友到朋友……

60天娜芙普利都收获幸福

玛利亚·娜芙普利都是希腊成功的舞蹈家、戏剧演员、电影和电视演员。然而,最高女祭司的光环落在肩上对于这个人来说,也像流星划过头顶一样可遇而不可求。

2004年雅典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的最高女祭司普罗科皮欧、2006年都灵冬奥会最高女祭司夏尔库本来是极具竞争力的两名候选人。直到最终人选公布之前的两个月,娜芙普利都被通知准备面试的时候,她的头脑中才敢有这个奢望。

漫长的选拔过程是种煎熬,是在与太阳神阿波罗“对接”前的一种历练。“我和其他几名候选人在一起,共同经历了近60天的训练和选拔。过程真是辛苦,坦白地说,其他候选人都很优秀,只能说我是最幸运的。”娜芙普利都说。

选择女祭司的第一标准并不是年轻、漂亮,这是对传统的颠覆性继承,为什么这么说呢?这种说法看起来很矛盾。因为在古代奥运会,妇女是不被允许参加和观看比赛的,而圣火也必须由接受了洗礼的少女点燃。时隔2700多

年之后,现代奥运会尽可能地复制散发着幽古气息的每一个细节,而为了配合历史感的厚重、庄严,最高女祭司被要求具备一定的威望、气质。这种标准上的不一致恰恰是为了在感觉上向传统看齐。

气质出众的娜芙普利都正像一个从远古款款而来的女神。出生于雅典的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超人的舞蹈天分,在希腊专业的舞蹈学校习舞,还曾经获得奖学金前往原苏联列宁格勒国家舞蹈学院进修。

除了舞蹈之外,她还颇有表演天赋。1999年,娜芙普利都成为希腊国家歌剧院的一级演员,并主演过多部电影,在2005年获得开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同年还获得了萨洛尼卡国际电影节的最佳配角奖。

不过,圣火采集仪式是娜芙普利都从未涉足过的演出。“第一次承担这么重要的任务,心里确实非常紧张,这跟戏剧和电影表演完全不一样,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娜芙普利都坦言自己是在忐忑不安中接受这个重任的。

“老师”:众祭司心中的“太阳”

无论是娜芙普利都还是夏尔库,以及其他祭司,在她们恭敬地提到“老师”这个称谓的时候,一般都是特指霍斯——一个凌驾于最高女祭司之上的更高权威。

年过八旬的希腊著名舞蹈家玛利亚·霍斯女士为奥运圣火采集仪式编排舞蹈已近50年了,被誉为奥运点火仪式中的灵魂人物。

1936年,柏林奥运会首次举行奥运圣火采集仪式时,由“希腊古典舞的开拓者”库拉·普拉吉卡出任最高女祭司,当时站在她身旁放飞白鸽的小女孩就是霍斯。从那以后,霍斯就与这一神圣仪式结下不解之缘,参加了此后所有的圣火采集仪式。从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始,霍斯担任起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编导,同时她自己出任鼓手、主持,全程负责节奏控制和典礼进程。这

项义务劳动,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

“太阳”是霍斯毕生的事业,而她本人也成为众祭司心中的“太阳”。由于丈夫早逝,霍斯将全部热情投入到舞蹈中,在一次次为奥运圣火采集仪式的筹备工作中,与年轻的姑娘们相处,乐在一起,累在一起,是她最大的享受。

霍斯最大的权力就是担任最高女祭司的人选,而娜芙普利都可能是霍斯的最后一次指派。由于年事已高,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后,霍斯就有了退居幕后的打算,也许在她看来,见证奥运回到发源地,对她而言已经足够。

终于,霍斯在为北京奥运采集圣火之前交出了权杖,她推荐她的学生也是她的助手阿特密斯·伊格娜迪欧女士出任该仪式的编导。

“阿特密斯协助我成功完成了近几次奥运圣火采集仪式的编舞和策划,我相信她一定能胜任北京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的总策划工作。阿特密斯接替我的职务,这样我即使突然离开这个世界,也能放心了。”如此道别让人有些伤感。

“老师在两年前就跟我悄悄透露了要放下工作的想法,所以,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我是有准备的。”阿特密斯表示,“我跟随霍斯20年,连续十几年参加她的祭司团。虽然我现在主要从事的是现代舞表演和创作,但得益于霍斯这么多年的教导,她古典风格的舞蹈创作



玛利亚·娜芙普利都

理念对我影响很深。我将追随她的步伐,把她的奥运圣火采集仪式舞蹈表演的创作风格和理念一直延续下去。”

为了孩子放弃梦想

按照惯例,最高女祭司之职是连任的。如果不是怀孕,现在世界的焦点也许是夏尔库,她将在全人类的注视下去寻找太阳的焦点。

从2006年都灵冬奥会开始,国际奥委会为冬奥会也采集圣火。夏尔库是历史上第一个为冬奥会采火最高女祭司,也是第九位奥运圣火采集仪式的最高女祭司。可惜,“诞生”于冬季的她只把自己的美丽留给了雪花飞舞的季节。

在为都灵采集圣火的日子,由于阳光不足而不得不用备用火种,这次“失手”成为夏尔库心中最大的遗憾。2007年11月,排舞老师通知夏尔库准备为北京奥运会的圣火采集仪式彩排。夏尔库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的火种,在阳光明媚的夏季,她应该可以弥补

冬奥会的遗憾。

然而,这个以“夏”为名的女子注定与夏季无缘。接到通知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夏尔库发现自己怀孕了。“我吓坏了,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为一届冬奥会采过圣火,为北京奥运会采集圣火是我今生最大的梦想。但是,生儿育女也是一个女人应尽的责任。”夏尔库必须在孩子和梦想之间作出选择。

在反复权衡了一个多月后,夏尔库终于鼓起勇气向排舞老师和希腊奥委会道出了实情。这个突然的变故让奥委会的官员大吃一惊,要马上找到最高女祭司的人选谈何容易!不过,大家给予了夏尔库极大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老师霍斯还劝她在家安心等待孩子出生。“你是一个品学兼优

的好学生,很能吃苦,对每一个动作都要练习成百上千遍,我了解你!”老师安慰她。

“虽然留下遗憾,但是作为丈夫的妻子和孩子的母亲,我不后悔作出放弃最高女祭司之职的决定。我会把我的祝福留给新祭司,希望圣火采集仪式顺利,成功!”

昔日昙花一现的女神如今降落在凡间,她向希腊国家歌剧院请了长假乖乖在家安胎,有时会陪家人一起去逛超市。在北京奥运会拉开大幕的时候,她的婴儿也许刚刚出生,我们或许会感觉到来自这对幸福母子的遥远祝福。

第一人意外落马

最高女祭司一职的“最高级”表明了其唯一性,太阳只有一颗,但是,那些优秀的落选者同样散发着灿烂的光芒,塔莉娅·普罗科皮欧和弗提妮·萨蒂里就是其中璀璨的两颗巨星。

普罗科皮欧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的最高女祭司。按照祭司人选稳定性的惯例,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最高女祭司夏尔库怀孕之后,普罗科皮欧是合情合理的第一替补,而在1999年,普罗科皮欧就是借时任最高女祭司的彭布奇怀孕的机会擢升的。

然而,正如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他人怀孕没有给普罗科皮欧带来两次机会。好在普罗科皮欧很看得开,她比前任更懂得

如何利用最高女祭司的身份为自己创收。被人熟知之后,从剧场演出到电视台做节目、为杂志拍专辑,她每天的行程都安排得满满的,甚至连在家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媒体大规模的视觉轰炸产生了奇效,她采集圣火的镜头到现在还反复在各电视台的节目中播放,直到现在,不少普通希腊人心中对最高女祭司的印象,仍是普罗科皮欧的形象。她豁达地表示:“当不成大祭司,我随时愿意做一名奥运志愿者。”

萨蒂里就没有这么释然了。1992年,她有着“最高女祭司摇篮”之称的希腊国家剧院戏剧学校毕业之后,就一直是霍斯老师祭司团里的成员。在得知夏尔库怀孕的消息之后,霍斯有意无意地向媒体泄密说:“这个

女孩(萨蒂里)是现在的第一人选。”

没想到娜芙普利都这匹黑马杀出破坏了萨蒂里的美梦。因为娜芙普利都从未入选过祭司团,也不是霍斯老师的学生,这名非嫡系的“空降兵”很令萨蒂里想不通。2月14日情人节这天,她和其他落选的祭司团成员一起,在霍斯老师家里吃了一顿“散伙饭”,这次希腊奥委会大规模地起用新人,共有22张面孔进入了祭司团,这也意味着更多的人退出了。

“我不介意最后没当选最高女祭司,我更为敬爱的老师不再担任奥运圣火采集仪式的总策划感到惋惜。所有落选的姐妹都已经习惯了参加奥运圣火采集仪式,突然不能去让我们觉得生活中好像缺少了什么。”

据《东方体育日报》



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主祭司,玛利亚·莫斯霍利欧(资料图)